

湖湘

李永春 编

湖南新文化运动史料

二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湖南人民出版社

文库

K261.106
20123
2

李永春 编

湖南新文化运动史料

②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湖南人民出版社



湖湘文库

乙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南新文化运动史料 / 李永春编.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438-7436-7

I. 湖… II. 李… III. 五四运动—史料—湖南省
IV. K261.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80078号



湖湘文库(乙编)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湖南新文化运动史料(共2册)

编 者 李永春
责任编辑 彭富强
整体设计 郭天民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营销部电话 0731-82226732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960×640 1/16
印 张 101.75
字 数 1164000
书 号 ISBN 978-7-5438-7436-7
全 套 定 价 30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厂址: 湖南·望城雷锋大道银星路8号出版科技园 邮编: 410219

ISBN 978-7-5438-7436-7



9 787543 874367 >

六 苏俄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

俄国十月革命

劳农政府讲和通牒原文

中国国民西南政府北京政府钧鉴：

彼反对革命之专制魔王高尔哲，前恃武力与外资而固其位置，今已为劳农政府军队所殄灭，而劳农政府军队，已长驱直入西伯利亚，与西伯利亚之革命国民携手矣。兹劳农政府人民委员会，致亲爱之词于中国国民之前曰：劳农政府之俄国与赤军经两年之战争，耗无量之精力，而不能越乌拉岭一步以达其目的，盖吾等志在拯救人民，而脱离资本主义之羁轭，拯救东方人民，以脱离外国资本之压制，使不致流为他人之奴隶。而在此东方人民之中国人民，实占一重要之位置，故吾等不独援助俄国之工人，且援助中国之人民。夫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后，吾等所继续不绝以通告中国人民者，欧美、日本等国之人，常隐之而不肯宣示于中国人民，故今兹请中国人民应再加注意吾等之言也。

溯自一九一七年十月之后，劳农政府即取得大权，而以俄国人民名义通告各国，表示愿订永久和平之意，并谓此种和平之基础，应为各国彼此退还前日之侵地与其赔款，不问于其国之大小，及谓各国对内应予自主，而各国对工人农人不得以势力压制，使其不能上进，且声明凡从前与日本中国及协约国所定之密约，一律取消。盖此种密约，徒供前日俄皇与协约国政府以压制剥削其

人民，而尤压制剥削中国之人民，而仅图彼资本家及俄国军阀之私利故也。劳农政府曾向中国提议，磋商废止一八九六年中俄密约，一九〇一年北京和约（庚子条约）与一九〇六年、一九〇七年与日本所订之协约，及前日俄帝国政府时代所取于中国者，与取之于中国而转让之于日本及协约国者，一律送还中国。其磋商直待至一九一八年五月，而协约国即胁迫中国政府与重贿中国官吏与报纸，使中国政府与俄国劳农政府断绝往来，而日本与协约国于此非特不将俄国之满洲铁路交还中国，反因之以为利而取为己有，并且强迫中国军队以援助此种盗贼之行为；然中国工人农人对于欧美日各国军队之攻入西伯利亚及满洲，非特不知其据何理由，且不知其是否为事实焉。

吾等今日特将此通告送致中国人民，使其放眼纵观，免为他人蒙蔽。凡从前俄帝国政府时代在中国满洲及他处以侵略手段而取得之土地，一律放弃。该土地之人民，愿为何国及采何种政体，一任其自择。劳农政府将中东铁路矿产林业权利，及其他由俄帝国政府、克伦斯基政府、土匪霍尔瓦特、谢米诺夫及俄国军人、律师、资本家所取得之特权，皆返还中国，不受何种报酬。劳农政府并抛弃庚子赔款。吾等对于此节，所以不惜再三提议者，因闻此项赔款，吾等已声言放弃，而中国政府反取之以供养彼前日俄帝国驻京之公使与驻中国各地之领事，今日任命此种公使及领事之政府，早已为消灭，而彼被任命之公使与领事，因得日本与协约国之援助，反安居驻扎国，而日欺蒙中国之人民，中国人民应明白斯事，而驱此种欺诈之徒于境外也。

凡俄国从前所获取之各种特权，及俄商在中国内地所设之一切工厂，与夫俄国之官吏或牧师或委员等，所以不受中国法庭之审判等之特权皆一律放弃，除劳农政府之全权大使与中国人民往

来，因而发生之特别情形外，以后在中国地方一切法律与权力，纯粹为中国人民之法律与权力，绝无有第二者之法律与权力混于其间。凡其他各种问题，与向来日本、协约国、俄帝国政府对中国所为之暴戾行为，皆将由此而尽为消灭也。

劳农政府今知日本与协约国以吾等军队日向西比利亚前进，援救西比利亚之农民工人，以脱于土匪高尔哲及高氏党徒与日本之压制，深恐中国人民闻知此种消息，故百计设法务使吾等之言，不入于中国人民之耳，如中国人民因吾等之提议，愿意为一种自由之民，而逃免于巴黎和约所陷中国于朝鲜、印度第二之厄运，深望与俄国农民工人及赤军提携，为自由而力战。今劳农政府向中国国民提议正式恢复邦交，并请即遣代表到俄国军队之前也。

劳农政府外交委员客拉罕

（原载长沙《大公报》1920年4月7日）

布尔塞维克之世界的计划

据特尼金军司令部传出之消息，谓布尔塞维克军队，今后之作战计划，已决定下列六条，为实行之纲要。其计划如下：

- （一）于本年三月以前，歼灭特尼金军以占领高加索。
- （二）于本年六月以前，覆灭波斯阿富汗及印度。
- （三）在上述之期间中，对于波兰及罗马尼亚完成其大规模的宣传并准备其覆灭之手段。
- （四）如此则足占领全俄，造成进略东方之基础，而后大举攻击波兰及罗马尼亚。
- （五）于上述全时期中，为覆灭英法意之准备。待上述各计划成功后，乃为攻英法意之举。而对于德国则苟与其过激派不能妥协，则以次覆灭之。

(六) 依照上述之计划进行，则自能得美国之承认云。

(原载长沙《大公报》1920年2月2日)

到底谁是过激派

觉 斋

今人称“过激派”是指俄国的劳农政府，他的办法是要人人做工，才有饭吃；不准哪个多占些，不准哪个吃闲饭，算是最和平的政策，偏偏要喊他“过激”！中国的军阀，天天持刀杀人，却天天在那里怕过激派。好多不懂事的乡先生，并不知道“过激派”是什么一回事，也随声附和的怕起来。我看过激派并不过激，只是怕过激派的太过激了一点咧！

(原载《湖南通俗报》1920年11月10日)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共产主义理论上的根据

慎 庵

共产主义，是主张生产的工具和一切的产物，概属之社会，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种主义的理由，是以为一切生产工具，如土地、工厂、机器等，都是几千百年来无量数的人力所垦辟，所经营，所创造，不应该为少数人所占有，应该从地主资本家的手里取回，归社会公有。这是取回少数人所夺据的私产，归社会全体公有，并不是拿某人生产与某人共有，就是各个人劳动所得的原因，也离不了社会的协助，所以也应该归社会公有。凡致力于生产的人，都可以自由使用，这是以社会全体劳动的结果，

与社会全体共享之。总之共产主义，是把社会全体的财产由社会全体公共享用，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地方。

主张无政府主义的，多半同时主张共产主义。因无政府党人的目的，是求人类个性的完全的发展，于是他们认定达到这种目的惟一方法，是共产主义的实行。他们以为私产的范围，无论如何缩小，那人权的限制和强权的存在，总是不能免的。凡物品的私有，就是社会进化的一大障碍。因为有物品的人和没有物品的人，依然是免不了冲突的，所以共产主义的分配方法，是“恰取你之所需”，就是各取所需的原则。不过有许多经济学者，对于这个原则很怀疑的。这种怀疑的学者，以为必财富十分充足，然后各人方能如愿而取之所需，和我们现在取用空气与水一样。然将来财富能否有这样充足，能否供给我们之所需而毫无缺乏，还是一个问题。所以法国经济学家吉德说：“财富的数目，常不足以供各人的需求，因为各人的需求和欲望，是增加无已的。”（见吉德《经济学》英译本四六一页）但是共产派对于这个问题，也有解释，如克鲁泡特金说：

“今日文明国之人民，其致力于生产者，仅三分之一耳。然所生产，已足供各家之慰安，此吾人所共知者也。设一旦人人劳动，向之不作工而徒消耗他人劳动之结果者，至是皆从事于有用之工作，则物产之增加，当与劳力之增加为正比例，且或过之。此吾人所共信者也。……”（见冰弦译的《面包略取》第二章第一节）

照这样说来，那“将来财富之能十分充足与否”是不成问题了。总之共产的无政府派，反对一切强权、一切政府，他们的标语是“既无上帝，又无主人”。一切事体，都由“互让”“善意”和“社交的感情”去支配。

此外，各学者对于共产主义，还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就是各

人只取所需，不尽所能，要怎样对付？共产派对于这个问题，也有解答。据共产派的意思，我们对于实行共产的社会，有三个前提是我们应该明白的，就是：（一）社会全体的人，已经了解这种主义的意义。（二）私产已废，万恶之原已绝。（三）劳动时间减少。（大都每天以四小时为限）我们已经明白了这三个前提，那不尽所能的话，就必不见诸事实，因为各人虽无私产可靠，然劳动的时间有限，决没有故意去规避劳动的。假令真有这种卑劣不进化的人，当他看见大家欢天喜地的去劳动，自己却站在旁边，专取所需，恐怕他心中也不好意思。那么，偷安逸的结果，变为心中不舒服，他究竟为什么一定要如此呢？

共产派的理论，虽如上述，然我却有一个疑问，就是各人所需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据前面所讲的，是“恰取”两个字，但这个“恰”字的界限又是什么？狡狴一点的人，就多取些，老实一点的人，就少取些，那多取的，也说是恰取我之所需。如果有这种情形，又怎样对付，这是我个人的疑问，特提出来，和读者讨论。不过我并不是绝对反对这种主义的人。因为我相信这种主义在适当条件之下，是可以实行的。就是吉德也说：“我们并不说社会的共产组织，是绝对的幻想……我们也不以为这种共产组织在一块地方的实现，是现在不可能的，因为在美国，除宗教的共产团体以外，还有许多已经设立一百年的共产村。而且新共产村的设立，也一年多似一年。……”（见英译本四六页）照这样看来，所谓共产主义，并不是什么“只能坐而言不能起而行”的主义了。

（原载长沙《大公报》1920年7月23、24日）

关于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问题的通信^①

蔡和森 陈独秀

独秀先生：

闻公主张社会主义而张东荪欢迎资本主义，两方驳论未得而见，殊以为憾。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

唯物史观

阶级战争

无产阶级专政

所以对于初期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共产主义，不识时务穿着理想的绣花衣裳的无政府主义，专主经济行动的工团主义，调和劳资以延长资本政治的吉尔特社会主义，以及修正派的社会主义，一律排斥批评，不留余地。以为这些东西都是阻碍世界革命的障碍物（其说甚长，兹不能尽）；而尤其深恶痛绝参杂中产阶级思潮的修正派，专恃议院行动的改良派，动言特别情形特别背影以及专恃经济变化说的投机派，以为叛逆社会党、爱国社会党，都是这些东西的产物。窃以为马克思主义的骨髓在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Revolution et evolution）。专恃革命说则必流为感情的革命主义，专恃进化说则必流为经济的或地域的投机派主义。马克思主义所以立于不败之地者，全在综合此两点耳。马克思的学理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他的唯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战争说。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完全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现今全世界只有两个敌对的阶级存在，就是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中产阶级以

^① 此标题系编者所改。原题为《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

上没有第二阶级，无产阶级以下没有第三阶级。因为交通发达的结果，资本主义如水银泼地，无孔不入，故东方久已隶属于西方，农业国久已隶属于工业国，野蛮国久已隶属于文明国，而为其经济的或政治的殖民地。因此经济上的压迫，东方农业国野蛮国的无产阶级之所受较西方工业国文明国无产阶级之所受为尤重。因为西方工业国文明国的资本帝国主义常常可以掠夺一些殖民地或势力地带以和缓他本国“剩余生产”“剩余劳动”的两种恐慌，而分余润于其无产阶级（贿买工头及工联领袖，略加一般劳动者的工资，设贫民学校以及可以买工人欢心的慈善事业，使工人阶级感怀恩惠）；因此西方大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常常受其资本家的贿买笼络而不自觉，社会党、劳动党中改良主义投机主义盛行，而与资本主义狼狈相倚，此所以社会革命不发生于资本集中、工业极盛、殖民地极富之英、美、法，而发于殖民地极少、工业落后之农业国俄罗斯也。因为俄罗斯在经济地位上久已隶属于西方工业国，而他那上古式的农业生产法又抵当法（小机械农业）、美（大机械农业）机器的农业生产法不住，所以农产品一入国际市场不能与法、美相竞，因此农民及无产阶级受国际的经济压迫便异常之大，加以大战破产，社会革命遂起。由此就可推论中国社会革命了。中国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到了那步田地？自身的生产方法还是三代以上的，自己不能供自己的需要，五大强的商品，开始由大炮送进来，继之由本身的需要扯进来，这种经济侵略熟〔孰〕能御之？大机器生产品日日浩浩荡荡的输进来，于是三代以上的手工生产者一批一批的失其职业。现在中国失业人数到了那步田地？换言之，就是为经济压迫不能生活者的人数到了那步田地？我敢说一句，现在中国四万万人有三万万五千万不能生活了。到了这个地步，三万万五千万人惟有两路走：（一）

流为盗贼、土匪、流氓、痞子以至饿死、乱死、战死、争夺扰攘而死……（二）三万万五千万人公然自行提出其生死问题于中国社会，及为中国经济的主人翁五大强之前，请其依革命的意见解决。如其不能，我们恐怕免不了社会革命的命运。到了这个时候，革命之爆发乃是必然的趋势，也如自然力的雷电之爆发一样，行所必然，什么成败利钝都不会顾，什么改造的理想家、大学问家也都把持不下地。这是最大多数的生死临头问题，纵然革命的经济条件、生产条件不具足，革命后会被围困封锁而饿死，但使群众一旦觉悟，与其为盗贼、土匪、流氓、痞子而饿死、乱死、争夺扰攘而死，死得不值；毋宁为革命而战死而饿死，死得荣誉。社会革命的标准在客观的事实，而不在主观的理想，在无产阶级经济生活，被压迫被剥削的程度之深浅，及阶级觉悟的程度之深浅，而不在智识程度、道德程度之深浅。自来一般中产阶级学者或空想的社会改造家，好以他个人的头脑来支配世界，视社会改造或社会革命为几个圣贤豪杰、伟人志士、思想家、学问家的掌上珠、图案画和绣花衣，任凭他们几个人的主观理想去预定，去制造，去点缀，去修饰，去和颜配色，去装腔作势，去包揽把持，去迟早其时，去上下其手，指挥群众如此如彼的做去便是，这真愚妄极了。我敢大声唤破这种迷梦，社会革命与染有中产阶级色彩的思想家和被中产阶级学说、教育、势力薰坏的改造家全无干涉。任凭你们怎样把你们的理想学说绣得好看，雕得好玩，总与无产阶级的生死问题不能接近，不过在资本家的花园里开得好看，在资本家的翰林园内供他的御用罢了。一旦无产阶级的生死问题迫来，有如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饥民要面包，兵士要停战，工人要工厂，农人要土地，乱七八糟爆发起来，任凭那些中产阶级学者及自命为理想的改造家，凭依军阀、财阀而结为神圣同盟，也是

遏制不住的。今日中国大多数的生活问题迫到了这个田地，贤人派的力量纵大，恐怕有点遏制社会革命的自然力不住！马克思的革命说完全立于客观的必然论之上，革命既是必然的，然而我们无产阶级的觉悟者何以要去唤醒同阶级的觉悟呢？（一）因为我们自身既已觉得痛苦之所由来（不由命运而完全由于私有财产制），便谗然不能终日。（二）对于同阶级的人有同病相怜的同情。（三）任其自然实现，时间延长，牺牲数量太大，无产阶级每日直接间接死于穷困者不知若干，直接间接死于战争者不知若干。若过三、五、十年再经一次世界大战，纵少又要死伤四五千万。具此三个理由，所以我们无产阶级早已痛不堪痛（今日由段祺瑞下动员令送到这个战场上去死，明日由曹锟张作霖下动员令送到那个战场上去死！天灾、人祸、穷困、死亡，日日团着我们!!!）忍不堪忍了，还论甚么革命的经济条件具足不具足？不过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在计划上讲起来，殊有于未革命以前，做一个大大的经济变化运动之必要。这个运动怎样做呢？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社会党，应亟于各大都会组织同阶级之失业者，最下层的贫困无告者，第一步公然起来向政府论南北要求“生存权”和“劳动权”，迫令政府即向五国银团大借实业外债。第二步要求监督实业借款的用途。第三步要求产业及政治管理权。独秀先生：现在英、法、美、意的劳动运动，刚才接近第三步，还没达到目的。我们若有识力有决心，必可于最短时期突过欧、美的劳动运动。我以为社会运动为社会革命之起点，社会革命为社会运动之成熟，即综合 evolution et revolution 之意，如此才可立于不败之地，而不致流为卤莽灭裂毫无计划的感情革命主义，和审时度势坐以待毙的投机主义。我深以上列三个具体步骤，为中国社会运动、社会改造的不二法门。盖承此纷争破产之后，四五年中，资本主义必勃然而

兴，与其待军阀财阀勾结五大强来巩固资本主义于中国，不如由无产阶级先发制人，取其利而避其害。盖生产之三要素，中国具二而缺一（有劳力原料而无资本），全国生命遂握于五大资本帝国之手。若我们无产阶级不先发制人之计，则必受制于人，则必坐待资本主义之来而无可如何，则必待五大强国社会革命之后，我们才能革命，那就真闷死人，真不值，真不经济了！先生！劳动解放绝不是一个地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问题，乃是一个世界的社会问题，马克思社会主义乃是国际的社会主义，我们绝不要带地域的民族的色彩。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国际的阶级战争，说中国没有大中产阶级，阶级战争用不着的，固然是忘记了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忘记了外国资本家早已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主人。而说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最大多数的劳动者对于本国几个可怜的资本家的战争，也同是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也同是忘记了外国资本家早已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主人。故我认定中国的阶级战争乃是国际的阶级战争。中国已经兴起了的几个资本家，和将兴起的资本阶级，不过为五大强国资本阶级的附属罢了。我认定全国人民除极少数的军阀、财阀、资本家以外，其余不是全无产阶级，就是小中产阶级，而小中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的候补者。你看现在中国的中产之家有几多能自给其生活，教养其子女，而不感穷困者。故以我看来，中国完全是个无产阶级的国，（大中产阶级为数极少，全无产阶级最多，半无产阶级——即中等之家——次之）；中国的资本阶级就是五大强国的资本阶级，（本国极少数的军阀、财阀、资本家附属于其中），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国际的阶级战争。独秀先生！我是极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我的主张不是主观的，乃是客观的，必然的。因为阶级战争是阶级社会必然的结果；阶级专政又是阶级战争必然的结果。

不过无产阶级专政与中产阶级专政有大不同的两点：（一）中产阶级专政是永久的目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暂时必然的手段。其目的在取消阶级。无产阶级不专政，则不能使中产阶级夷而与无产阶级为伍，同为一个权利义务平等的阶级，即不能取消阶级，不能取消阶级，世界永不能和平大同。（二）中产阶级专政假名为“德莫克拉西”；而无产阶级专政公然叫做“狄克推多”，因此便惹起一般残人的误会和反对。其实这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任你如何反抗，历史的过程定要如此经过的。

以上拉杂写了一长篇，请先生指正，并请交换意见。和森感国内言论沉寂，有主义、有系统的出版物几未之见（从前惟《星期评论》差善），至于各国社会运动的真情，尤其隔膜得很。甚想以我读书阅报之所得，做一种有系统、有主张、极鲜明强固的文化运动。意欲择定论机关之同趣者发表之。

蔡和森

一九二一，二，十一，在法国蒙达尼

蔡和森先生：

我前几天回到上海才见着你的信，所以久未答复，实在抱歉之至。来信所说的问题甚大，现在只能简单说一说我的私见。

尊论所谓“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固然是马克思主义的骨髓，也正是有些人对于马克思主义怀疑的一个最大的要害。怀疑的地方就是：马克思一面主张人为的革命说，一面又主张唯物史观，类乎一种自然进化说，这两说不免自相矛盾。鄙意以为唯物史观是研究过去历史之经济的说明，主张革命是我们创造将来历史之最努力最有效的方法，二者似乎有点不同。唯物史观固然含着有自然进化的意义，但是他的要义并不只此，我以为唯物史观底要义是告诉我们：历史上一切制度底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底变

化而变化的，我们因为这个要义底指示，在创造将来的历史上，得了三个教训：（一）一种经济制度要崩坏时，其他制度也必然要跟着崩坏，是不能用人力来保守的；（二）我们对于改造社会底主张，不可蔑视现社会经济的事实；（三）我们改造社会应当首先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在第（一）（二）教训里面，我们固然不能忘了自然进化的法则，然同时我们也不能忘了人类确有利用自然法则来征服自然的事实，所以我们在第（三）教训内可以学得创造历史之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即经济制度的革命。照我这样解释，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什么矛盾。若是把唯物史观看做一种挨板的自然进化说，那末，马克思主义便成了完全机械论的哲学，不仅是对于历史之经济的说明了，先生以为如何？此理说来甚长，我这不是最简单的解释，很盼望赞成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加以详细的讨论。

独 秀

（原载《新青年》9卷4号，1921年8月1日）

未开拓国家之社会主义

罗 素

吾人日常所谓社会主义，其意义究如何耶？吾人应用此字时，终未免过于含混，顾其确切之解释，则并非难于得之。社会主义之定义，可分两部：一部为经济的；一部为政治的。前则与货物之生产及分配关系，后则与分配权关联者也。

从生产方面论：凡土地与资本，必皆为国家之产业，虽国家有时得以委任其财产之管理与某某生产者或消费者之大团体，如劳动组合或共同组合。然产业之所有权，则仍必属之国家。以分配方面而论：凡给与劳工之各种报酬，必由公共之权力，参照绝

对必要品之最低额及奖助有效工作之给与之最高额，而酌定其多寡。人民收入必皆相等之一义，并非即系社会主义定义之一部，而其要义则在使人民均不得利用其管有之生产要素如资本或土地以榨取利润。惟收入相等，自亦社会主义之理想，第仍得以特种劳动阶级之必要，从权变更之。

从政治方面论：社会主义与专制政治，或寡头政治，不能相容，但要求凡健全之壮丁对于其本之政治权必须有相等之权利。即彼布尔札维克主义者，在过渡时期中，虽反对民主主义，顾亦不能不是认民主主义为其理想之一部，苟非自由的民主制度，如普通选举言论出版自由得以恢复，社会主义决不能完全实现也。各种之社会主义，如国家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对于是点意见均罔有异致；惟仅对于政治权分配之范围，或应集中于民主国家，抑应分配于联邦自治团体，主张各自不同耳。

依上述之理由，工业主义苟非受社会主义化，今后欲继续发生其效用，似为不可能之事实。盖一方私人之利润制度既激起劳动者之不平，使其发生不以为正当之感想；一方土地及资本之私有制度，又与所有者对于私人及国家以某种程度之统制权，两事实不能相容。惟事理虽如是，顾由现制度而变为社会主义，过渡之中仍有种种困难，将来社会主义运动自〔是〕否即能成功，抑反将发生野蛮主义之结果，终属疑问。

马克思对于社会将来之预臆，虽可令人惊异，固未始非即无瑕疵。马氏以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过渡，手续单纯，此恐非事实。马氏根据于英国十九世纪上半叶之经验，意谓资本家与无产者间之界限，在资本主义存留之日，终綦明确。盖无产者除仅足贍其一身及家属之工资以外，不能多得报酬，而资本家以资本日渐集中之故，为数日益少，无产者屡遭不幸，愈感不安，团结